

语言间性·文化间性

○翻译研究

编者按: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一种语言间性、文化间性行为。研究翻译行为的翻译学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黄振定先生敏锐地抓住“动态开放性”这一关键,如果持续探索,或许会给翻译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胡安江、孙广治从文化间性出发,研究翻译理论和策略;苏奕华则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三大元语言功能探讨翻译学问题。三位学者从两个不同方面佐证黄振定先生的相关设想。学科不仅需要理论建构,而且需要实证,赵速梅、魏瑾和王君三位老师的文章就属于后者。

翻译学的动态开放性简论*

黄振定

(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410081)

提 要:翻译学既是一种以动态开放性为主,又不乏稳定性的理论体系。本文密切联系当前国内翻译理论,阐明翻译学的演进,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的双重原则以及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动因。这对于如何继承和创新理论,紧密结合并推动新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翻译学;动态开放性;稳定性;继承与发展;理论和实践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08)05-0089-4

A Remark on the Dynamic Opening of Translatology

Huang Zhen-d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Translatology is a dynamic and open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fair stability. By relating to present domestic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formulates an ever-evolving nature for translatology. The paper highlights translatology's double principles of 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nd its double agent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are supposed to be significant to theoretic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to a close appropri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new practice.

Key words: translatology; dynamics and opening; stability; 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1 引言

翻译学(translatology)以人类的语言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翻译活动的经验认识,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如今已逐渐形成系统、独立的学科体系。

翻译学从属于语言学,是一门开放的人文学科,具有主观性和动态开放性的特点。由于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的双语转换活动(包括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受思维异同、双语异

同、文化异同等因素制约,其主观性和动态开放性比一般语言活动要小,客观性和稳定性较大。本文旨在说明翻译学是不断演进的,这种演进遵循继承与发展的双重原则,并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动因。

2 翻译学的不断演进

翻译学形成后,仍然呈动态开放、不断演进状态。曾有人嘲笑,翻译学是个“未圆且难圆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学体系建构研究”(05BYY010)的阶段性成果。

梦”,这很自然,理论、学科的发展无法一劳永逸或一蹴而就。传统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这是普遍现象,像语言学、翻译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也不例外。较之语言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翻译学有较大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因此可以说,翻译学是一个以动态性为主,又不乏稳定性的体系:翻译学以动态、开放的形式存在,既不存在唯一确定的体系,又已经开始有公认、成熟的体系性的理论构建。随着实践的成熟和发展,在翻译理论家群体及其优秀人物的共同努力下,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呈现出比较鲜明的总体性和阶段性发展趋势。

阶段性总结是一种历史回顾。例如,谭载喜在国内率先出版《西方翻译简史》,马祖毅也发表了巨著《中国翻译简史》,对翻译实践和理论进行比较全面细致的梳理。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比较全面地整理了中国历史上大量的翻译论说,并一一点评。国外典型的理论总结如《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重在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作出演进式评论,《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按照文艺美学艺术论与语言学、科学论矛盾统一的线索,对中外翻译理论史作简要逻辑规整。(黄振定 1998: 1 - 101)此外,该书还简略评述黄龙的《翻译学》(1988)、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1990)、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通过对这三部翻译学专著的研究,我们发现它们之间的异同和互参,进而指出,“……三者的异同互参,也正是翻译学理论体系稳定性与开放性矛盾统一的重要方面。就是说,理论体系的这一特征,首先不允许任何的唯我独尊,任何开放的体系都必然能够宽容其他体系的存在;当然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即所有并存的体系都应该是基本合格的”(黄振定 1998: 219)。

无论如何,史至如今,“翻译学”已成共识,新的“翻译学”,如谭载喜的《翻译学》(2000)、许钧的《翻译论》(2003)、吕俊和侯向群的《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2006)等,都为我们树立了构建翻译学体系的榜样。历史将证明,它们具有一定公认的理论体系价值,即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它们与翻译理论史、黄龙等人的翻译学体系或“亚翻译学体系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继承、演进关系不容否认。而这样的关系究竟具

体表现如何,或者说翻译理论史究竟呈现怎样的总体性、阶段性,则又是一部翻译理论史专著的任务了。我们只需就此说明,翻译学是不断演进的,是一种以动态性为主又不乏稳定性的理论体系。

3 继承与发展的双重原则

继承与发展是普遍的辩证规律,任何偏废都欠妥。前一段,译界好像有一种只讲发展不要继承的倾向,过分强调“创新”,取消“忠实”原则,甚至提出理论可以并且应该只“描写现象”,理由是西方也是盛行“描写”的方法。殊不知,西方人的“描写”其实也要总结规律或规则,并提出指导性原则。纯客观的、不起导向作用的“描写”实际上不存在。慎重的思考会发现,那样的观点难免导致从根本上否认理论的作用和意义,甚至否认翻译学。这可能带来的危险是,在理论上回到上个世纪末要不要或有没有“翻译学”的争论,在实践上则回到更早的纯“艺术论”或“胡译”、“乱译”的主张。

“描写”论并不是单纯地描写现象——如果真能如此单纯,那也是“只见现象不知本质”,而且我们应该承认其积极意义:至少“矫枉过正”,它们的偏颇或极端是对“绝对忠实”论和翻译即“复制”观的有力打击。“描写”论对传统的挑战值得人们反思。

深入具体地去看他们的实际理论或这些学者的全部真实思想,便不难发现他们更多的积极贡献。一句话,他们的理论也不外乎包含着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恰如我们在他们所奉行的西方解构主义那里看到的解构“逻各斯”的情况。(黄振定 2007)这里也无法细论他们的具体继承和发展,只能一般性地指出,如“超越”论、“多元标准”论、取消“忠实”、“翻译即顺应、即变译”等,不仅以极端的形式凸现了翻译“忠实”原则在实施中的相对性,而且揭示了这种相对性所反映的翻译的主观性、目的性、接受性、文化因素、文体差别等特性。而这些也的确是传统重视不够,甚至忽略的东西。翻译“如翻锦被两面俱华”,“译司汤达还他司汤达”,“译雪莱使自己变成雪莱”等观点,就是我国过去译论中绝对忠实观的典型。尽管也早有人对这些说法提出过批评,如钱钟书著名的“化”——“讹”论(黄振定 1998: 30 - 35),但毕竟没能像今天那样深入细致地分析探究。

这样去解读“描写”论等翻译理论,肯定其

在对传统的反叛中包含的积极继承和发展(也许是不自觉的),应该是正当合理的(至少是一种“解释学”式的解读)。以此,既可以教戒读者,避免发生“误读”,同时也可提醒大家:传统无法彻底打破,切莫人为地走极端。

所幸的是,我们的确在不少学者那里看到了克服极端、回归传统(当然颇有新意)的努力。典型观点,如“我们深信,未来的翻译研究走向必然是语言分析和文化/社会批判的结合,未来的翻译研究方法必定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未来的翻译实践也因此而更加理性、更加精密、更加近真、更加优美”(王东风 2007: 9)。这似乎就是说,中外翻译研究早在“文化转向”以来就走向“跨学科的综合性”了。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一直热闹非凡,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不断拓展,这既是翻译实践发展的要求,也是翻译理论本身演进的必然。同时,种种新观点、新言论的出现往往与传统理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仍旧是围绕着那些古老的话题,如翻译的性质、标准、目的与功能、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关系、翻译与文化,或所谓“信”或“忠实”、主体性、直译意译、异化归化之类。老问题新视角,新结论有因袭,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理论的历史一贯如此,人文学科的理论史尤然。

4 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动因

翻译学的演进有着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动因,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该如何具体看待双重动因。确切地说,作为翻译理论工作者,我们的翻译学构建应当怎样既继承和创新理论,又紧密切合并推动新的实践。

一般而论,要作到这“既……又”,当然全靠我们既通晓已有理论,又把握当今的丰富实践——不仅是其现象表现,而且应该深入其精髓和实质,为此甚至还须要熟悉以往的实践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西塞罗说过,“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谭载喜 2000: 23)。这是他在前人和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发表的翻译主张,其主旨是一种文艺美学观,强调要讲究译品的语言、修辞和文采。中国译论史上鲁迅与瞿秋白之争:两人都反对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主张“宁信而不顺”;但鲁迅说的是翻译“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

所谓洋气”,既要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也要输入新的表现法和风格,特别是要借助外国文法以改造中国古语文;瞿秋白也同意翻译必须输入新的表现法,即采用直译法,并且借此“使中国现代文更加精密、清楚和丰富”,可他所说的直译,却是“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坚决反对“要死不活”的洋腔。对于这样的两种观点,我们曾作细致分析,认为“鲁迅和瞿秋白的翻译观,前者着重于信与顺的矛盾及其历史地解决、原本本位及对原文内容和形式的全面吸收与消化(批判与扬弃);后者着重于信与顺的统一及其创造性地实现、译文本位及原文内容与形式的全面中国大众化。二者基于同样的对翻译本质的洞悉而殊途同归,或可以综合为一套较为完备、科学的译论”(黄振定 1998: 23 - 24)。

如今,取消“忠实”的反传统者有之,反对他们的又何尝乏人?《中国翻译》2006年第5期载文《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兼论严复的“信达雅”》,明确指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永远不会过时”,“要求译者放弃翻译忠实标准的主张缺乏真正的理论依据”;2006年第6期又有《从“忠实于源文本”到“对源语文化负责”——也谈翻译规范的重构》一文,作者认为,“通过对‘忠实’的严厉批判而勃然兴起的‘译者中心’翻译观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不足以成为新规范的基础”,并提出可以将注意力转向源语文化,“强调译者对译出语的文学或智力传统负有义务和责任,要求在翻译过程中尊重源语文化作为独立的意义生成体系,享有对原文的最终解读权”。该刊还在2007年第3期扉页的“本期聚焦”中指出,“新华社对外部专家王平兴阐述了中英翻译中的‘近似对应’和‘伪对应’问题,提出在对外新闻翻译与写作中关注语境和目的语读者接受效果,追求‘近似对应’的重要性”。

上述翻译理论大致反映了当今翻译实践状况。显而易见,只要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不盲目,不主观,不片面,不盲从,谁都不能说“忠实”的翻译标准过时。

我们欣喜地看到,译界同人正在努力地工作,他们基于自己对历史和现有翻译理论的掌握以及对历史和当今翻译实践的理解,尽量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展示当代翻译理论和实践的风貌。这无疑是当今新理论、新实践有力地推动翻译学发展的证明。

5 结束语

翻译学的动态开放性主要体现于多家理论的并存和竞争,以及任何单一体系的非绝对性和整个翻译学建设的不断推进;同时,其中根本性或一般原理原则又总是相对比较稳定,因为它们反映的是翻译实践的根本性质和普遍规律,具有宽泛的适用性和相对不变性。然而,其相对不变性正意味着留有变动的余地,一般原理的宽泛的适用性,即其实践指导的灵活性,也是动态开放性的表现。相对来说,那些较具体的理论内容和观点则更具有开放性和灵活变动性,特别是翻译的方法、目的、标准、评价、条件等等。这些因素直接涉及翻译实践,所以既细微多样,又难以穷尽和绝对确定,只能作大概的灵活描述。这些具体的方面尽管比较灵活开放,作为一定实践规律的总结具有相对稳定性。

这样一种观点的实际意义,对于翻译理论工作者来说,无疑就是,既要积极、科学合理地致力于翻译学理论或体系的建构,又要真诚虚心地领会和批判地吸收已有的理论,同时还要密切关注翻译实践的状况。对于一般翻译工作

者来说,了解翻译学的动态性与稳定性的统一,能够更好地博采众家之说,既能推出优秀译作,又能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不断有所创见。

参考文献

- 曹明伦. 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兼论严复的“信达雅”[J]. 中国翻译, 2006(4).
-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 黄振定. 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 [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黄振定. 翻译学的语言哲学基础 [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 王东风. 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 [J]. 中国翻译, 2004(6).
- 王东风. 功能语言学与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 [J]. 中国翻译, 2007(3).
- 中国翻译编辑部. 本期聚焦 [J]. 中国翻译, 2007(3).
-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收稿日期: 2008 - 03 - 20

【责任编辑 郑丹】

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 通知

根据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 2008年 1月 12日第一次会议精神,秘书处工作开始全面启动。

第一,因为研究会网站建设需要,请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常务理事尽快将自己的学术简历、学术兼职和主要科研成果(word文档)发送给秘书处。联系人:刘辉 谢群,电子邮箱:yuyanzhexue@sina.com。

第二,还没有收到在研究会任职证书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和理事,请用电邮方式将自己的详细通信地址和电话发给秘书处。

第三,凡参加过 2008年 1月广州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学者,都属于本研究会的首批会员。会员证将于 2008年 9月发放。请各位将自己的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用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秘书处。有志于语言哲学研究并愿意加入本会者,可与秘书处联系。

同一个学科,同一个梦想。感谢大家对研究会工作的支持!

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秘书处

2008年 7月 18日